

因势利导，发展乡镇工业

许 经 勇

乡镇工业是乡镇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一个区域概念，又是一个部门概念。严格意义上的乡镇工业，包括乡镇集体办的工业、家庭工业、联户工业以及合作工业。就其内容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和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的工业；一类是为城市工业服务和为国内外市场生产的其他工业。

（一）

最近一两年，我们曾经大力提倡农民兴办第三产业。这从发展的趋势看，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社会分工协作的发展规律表明，首先是包括采掘工业在内的第二产业的发展，然后才有第三产业（诸如商业、金融、信息和其他社会服务）的发展。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工业企业的兴起与发展，就不可能有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从根本上说，我们应当首先抓好乡镇工业的发展，积极兴办必要的工业生产项目。这对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更显得重要和迫切。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那末，对发展乡镇工业的重要战略意义，就会认识得更加清楚。

首先，只有大力发展乡镇工业，才有可能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农业现代化的内容，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劳动手段现代化和经营管理现代化。而劳动手段现代化，则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标志。当然，要实现农业劳动手段的现代化，首先必须

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城市大工业。因为只有这种性质的工业，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造农业，实现农业生产工业化。这是一切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然而，由于各个国家的具体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途径也不一样。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它们是在国家实现了工业化的基础上搞农业现代化，这就决定了它们有可能走国家投资这条道路。而我国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同时进行的，建设资金的短缺是我国的一大弱点，这就决定了实现我国农业劳动手段现代化的正确途径，应当是国家投资与农民自身积累相结合，而以后者为主。但是，仅仅依靠农业部门的积累，是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这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比较长，资金周转比较缓慢，再加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工农产品剪刀差，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灭，这就决定了农业部门资金积累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地域性、分散性和综合性，决定了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量大、占用周期长。一方面是积累速度慢，积累量少，另一方面是需要量大，占用周期长，因而，仅仅依靠农业部门内部的积累，是很难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这就必须从农业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寻找出路。而实践经验表明，出路就在于兴办乡镇工业。凡是乡镇工业发达的地区，农业现代化的速度就较快；凡是乡镇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农业

现代化就寸步难行。这对于我国来说，是带有普遍规律性的。

其次，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八亿农民搞饭吃”的落后局面，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复杂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我国亿万农民群众就不可能富裕起来，甚至连摆脱贫困都是不可能的。而要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逐步实现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都毫不例外地经历了一个失业痛苦和社会动荡的过程，而且最终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国采取兴办乡镇工业的办法，使农民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农闲务工，农忙务农，亦工亦农，既顺利地把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中来，又避免了社会动荡、城市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在社会经济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

我国现有的八亿农村人口，其中农村劳动力有三亿七千多万个，按照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 $\frac{2}{3}$ 。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到本世纪末，我国农村劳动力将达到四亿五千万人。那时农业所能容纳的劳动力，还不足30%，林、牧、副、渔各业所能容纳的劳动力还不足20%，进城和到工矿区就业的劳动力还不足10%，其余的40%以上，即二亿左右个劳动力必须转向乡镇工业和其他乡镇企业，否则，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内部的重新分工，以及乡镇工业的发展，全国农村已有七千六百多万个劳动力、近一亿人口转入非农业经济领域，其中转入乡镇工业的占60%，务工人数超过四千万人。

再次，发展乡镇工业，不仅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式的

工业化道路的一个显明标志。所谓工业化道路，说到底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如何解决资源、资金、技术、市场、劳力等必要条件而采取的战略对策。由于每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自然等条件的不同，解决上述必要条件的对策也不会一样。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实现工业化所遇到的难度，比许多国家都要大得多。例如，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要以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占世界22%的人口的温饱，并要求在这个基础上，由温饱型向小康型方向稳步发展，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难题；又如，固然我国有辽阔而丰富的国土资源尚待开发，但我们又面临着资金、技术、设备等短缺的矛盾。为了妥善地解决上述列举的难题，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自己特有的工业化道路。我国的乡镇工业正是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在我国农村这个广阔土地上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相应地发展工业的产物。这就突破了城市办工业、农村办农业的传统格局，逐渐地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融为一体，它不仅对我国当前的四化建设有现实的积极作用，而且从长远来看，对我国社会的变革，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我国农村非农业的迅速发展，一个以城市为中心，以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为纽带，以广大农村为基础的城乡新格局已初见端倪。目前，全国乡镇企业已有一千二百二十万个，从业劳动力约七千六百多万人，相当于全国职工人数的60%以上。1986年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的总产值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46%以上，大批农民在集镇乡村转入非农产业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

过去工业化在城市推进、八亿农民很少介入的情况，创造出—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与此相联系的，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小城镇的繁荣昌盛，给小城镇带来生机与活力，使之成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联结城乡经济文化联系的桥梁。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农村的产业结构、职业构成、家庭经济收入构成以及农民的文化修养、生活习惯、精神面貌等，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所有这一系列变化，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的大地上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雏型。

(二)

乡镇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迅速地转化为推动乡镇工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力量。但是，在一个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究竟应当如何促进乡镇工业的健康成长，则是需要进行认真的探讨。

首先，必须切实搞好可行性研究。最近几年来，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农民群众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反复的实践与探索，闯出了一条一手抓农业生产、一手兴办乡镇工业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新路子，乡镇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乡镇工业企业，在没有进行严密的科学论证和周密的市场调查的情况下，一哄而上，匆促上马，结果上去的很多，倒闭的也不少。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为了使乡镇工业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与应变能力，取得应有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在确定每一个新上项目时，一定要邀请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周密的可行性论证。既要论证新项目技术上的可行性，又要论证

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既要论证筹集资金的渠道，又要论证原材料的来路；既要论证产品的批量规模，又要论证产品的盈利水平。在进行上述各方面的论证时，既要注意留有余地，又要着眼未来市场变化，搞好必要的预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新上项目，投资方向准，经济效果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必须逐步完善经营承包责任制。最近几年来，把农业经营承包责任制引进乡镇集体工业企业中来，使业企和职工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这是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也发现一些地方在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对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所固有的特点缺乏应有的认识，简单地照搬农业联产承包的某些做法，认为经营承包就是简单放权，只要承包人按合同上缴利润，其他一切都可以不予过问。其结果有相当一部分承包企业，由于放松对承包者的管理，使厂房失修、机械设备破损率高、物资资金散失严重，有的被少数人侵吞，甚至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还有，由于承包指标不全面，承包制度不完善，有的承包人只图完成当年指标，不顾企业有无后劲。他们或者搞掠夺式经营，或者弄虚作假，骗取超包利润，挖集体财产，肥个人私囊，使企业经济实力越来越弱，应变能力越来越差。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客观上要求必须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承包体系。在这个承包体系中，应当包括总产值、销售收入、利润、劳动生产率、资金周转率、资金利税率、设备完好率等。与此同时，还必须设置固定资产增长率、固定资产更新率、自有流动资金增长率，以及新产品的开发、职工技术培训等指标，以考核企业在承包期究竟是增强了后劲，还是削弱了活力。

第三,必须积极扩大乡镇工业企业的积累。如何扩大乡镇工业企业自身的积累,是一个长远的带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也是企业能否积聚后劲的关键所在。就全国范围内来看,无论是乡镇集体工业企业,还是乡镇个体工业企业,都比较普遍存在着对生产性积累重视不够的问题。这也是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承包企业存在积累偏少的原因,有的是来自企业外部,有的是来自企业内部。来自企业外部的因素,如有的上级主管部门,对承包企业的上缴利润指标规定过高,留给企业数量偏少;有的地方甚至把固定资产折旧也当作承包利润,把利润承包指标和上缴利润混为一谈;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摊派费用,大大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来自企业内部的因素,如有的企业承包者存在着只顾任期期间的眼前利益,不管企业有无发展后劲,结果是国家一头税利保住,职工一头收入大幅度增长,而企业却出现“中间空”;如有的企业承包形式,照搬类似“大包干”的“全奖全赔”,这就必然出现这样的问题:(1)由于各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主管部门对企业规定的承包利润指标,很难达到均等合理的程度,往往容易出现苦乐不均;(2)“全奖全赔”实践的结果,“全奖”好兑现,“全赔”难落实,而且由于超过承包指标的利润,一般是全部交承包人支配,因而,分光、花光的现象极为普遍,从而,大大削弱了承包企业的资金积累。实际上,影响乡镇工业企业超计划利润的实现,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属于集体所有的固定资产的利用率和生产率因素,因此,乡镇工业企业的承包,应以利润分成、超利润分成为主要形式,不适宜搞“全奖全赔”。鉴于当前乡镇工业企业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企业留成比例应

当高于税后利润净额的40%以上。

第四,必须放手发展股份式合作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传统的观念,即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一切物的生产要素,都必须实现公有化,对于劳动者来说,除了劳动力以外,不能让属于他个人所有的其他生产要素进入企业,更不允许生产诸要素(如劳动、资金、技术、土地、信息、管理等)的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自由流动和自愿结合,不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生产要素、乃至多种分配方式组合起来的股份式合作企业的存在。这就必然极大地妨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事实上,要兴办一个企业,除了活劳动以外,物化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劳动者只有把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的劳动增殖。如果只有活劳动,而没有物化劳动,使用价值就生产不出来,劳动也就无法增殖。如果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投入比例不当,物化劳动少了,使用价值的产出和劳动的增殖也就少,经济效益也就会降低。社会上经常存在这种情况,要兴办一个乡镇工业企业,要么缺技术,要么缺设备,要么缺资金,要么缺地皮,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个,使得许多乡镇工业企业欲上上不了,即使勉强上去了也无法发展。而上述这些条件,要由国家 and 集体包下来,又力不从心。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为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包括人和物)组合起来,较快地建立起新的经营规模,积累起共有的财产,我们应当大力支持发展股份式合作企业,不仅货币资金可以入股,生产资料乃至其他各种生产要素都可以入股,并使合作企业所得的利润,提取一部份按股分红。这种股分式合作企业,一讲自愿,二讲互利,并不触动入股者的财产所有

权,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它将有力地促进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曾经长时期地对劳动者个体经济采取全盘的否定,致使我国的乡镇工业的动力结构,只有集体这个积极性,而无个人这个积极性。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只有集体的积累与投资,而无劳动者个人的积累与投资,这就很难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我国乡镇工业长期存在积累少、投资少、缺乏生气、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上述存在的这个问题,近几年,我们自觉地调整了乡镇工业的所有制结构,除了允许和鼓励个体工业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与发展,还把个体经济成分引进乡镇工业合作制企业中,鼓励劳动者个人向合作制企业入股投资,使过去那种完全公有化的、纯粹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不完全公有化的、集体与个体合股的新型合作制。这就有利于调动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把各种分散的生产要素组合起来,较快地建立起新的经营规模,促进乡镇工业的扩大再生产。

第五,必须实行以工补农,促进农业与乡镇工业的协调发展。最近几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我国乡镇工业也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但是,在某些乡镇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农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业)的收益显著低于其他工副业,严重地挫伤了农业(尤其是粮食种植业)劳动者的投工、投资积极性,并开始出现农业生产萎缩的现象。而在目前国家还不可能把农产品价格提高到使务农的收益同从事工副业的收益相当的水平,除了适当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合理调整农产品合同订购任务,以及在合同中注意贯彻优惠原则等措施外,还应当乡镇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把一部

分务工收益再分配到务农收益中,以调整务工与务农的收益,使之不致过分悬殊。

但是,如何更好地发挥以工补农的积极作用,则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尽管目前各地所实行的以工补农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不外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直接补”,一种是“间接补”。在乡镇工业与农业利益不协调的初期阶段,“直接补”的方式是可以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方式。“直接补”的做法,如直接从乡镇工业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或者是为农民垫支(还本不付息)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或者是为农民抵交农业税和水电费,或者是对出售农副产品实行补贴或奖励,或者是减少承包土地集体提留数量,或者是用于补充务农人员的个人收入,等等。这种“直接补”是一种“输血型”的补贴,只能暂时起着稳定务农人员的作用,从长远的观点看,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这种补贴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持续地实现农业的扩大再生产,而且,随着乡镇工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这种补贴的范围越来越广,金额越来越大,这不仅会使乡镇工业背上沉重的包袱,而且也不可能逐步增强农业的活力。此外,在乡镇工业发达的地区,由于大部分农民进厂做工,农民家庭收入已由以农为主转为以工为主,务农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大体均等的补贴,已经调动不起务农人员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必须逐步地从“直接补”向“间接补”过渡。

“间接补”,就是把立足点由分配转移到生产上来,即把补贴资金,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手段和条件,用于发展产前产后社会服务的基础设施。这种补贴方式,名为“以工补农”,实为“以工建农”。它有利于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农业有机构成,增强农业内在活力,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因而,人们把这种补贴方式,称为“造血型”补贴。乡镇工业通过“以工建农”,使乡镇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相得益彰,实现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高涨。